



# 埃斯库罗斯的神义论

尼科尔斯 《奥瑞斯忒亚》与政治生活的起源

伯纳德特 埃斯库罗斯的复仇女神

韦斯特 普罗米修斯三连剧

牟润孙 春秋学三题

华夏出版社

经典与解释(27)

埃斯库罗斯的神义论

I545.073

L691-2

■ 主编 / 刘小枫 陈少明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斯库罗斯的神义论 / 刘小枫, 陈少明主编.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8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4790-4

I. 埃… II. ①刘… ②陈… III. 埃斯库罗斯(约前 525~前 456) - 悲剧 - 文学研究 IV. I545.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814 号

**埃斯库罗斯的神义论**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2.375

**字 数:** 344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 论题 埃斯库罗斯的神义论

- 2 《奥瑞斯忒亚》与政治生活的起源 …… 尼科尔斯(黄旭东译)
- 14 埃斯库罗斯的复仇女神 …………… 伯纳德特(蒋鹏译)
- 24 《奥瑞斯忒亚》中的正义与僭政 …………… 柯亨(乔戈译)
- 42 《奥瑞斯忒亚》的情节和政治意蕴探幽  
…………… 伯德莱克(蒋鹏译)
- 87 《奥瑞斯忒亚》:见证正义的完成 …… 弗劳蒙哈夫特(乔戈译)

## 古典作品研究

- 149 普罗米修斯三连剧 …………… 韦斯特(孔许友译)

## 思想史发微

- 191 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四) ..... 张文江

## 旧文新刊

- 274 春秋学三题 ..... 牟润孙  
一、春秋时代母系遗俗《公羊》证义  
二、《春秋左传》辨疑  
三、两宋春秋学之主流
- 349 廖平 ..... 向楚

## 评 论

- 365 埃斯库罗斯的宙斯 ..... 格鲁布(孔许友译)
- 374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与政治哲学 ..... 斯文森(乔戈译)

余英时(本辑主编助理) 姜林 李长春)

論埃斯庫羅斯的神義論

# 論題 埃斯庫羅斯的神義論

埃斯庫羅斯的悲劇，是希臘古典文學的瑰寶。他的神義論，是希臘宗教思想的精華。本文旨在探討埃斯庫羅斯神義論的內涵與意義。在希臘宗教中，神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是人類命運的主宰。埃斯庫羅斯通過對神的描寫，展現了神的偉大與神義的深奧。他的神義論，不僅是宗教思想的反映，也是人類對命運與正義的深刻思考。本文將從埃斯庫羅斯的悲劇出發，分析其神義論的內涵與意義，並探討其在希臘宗教思想史上的地位。

埃斯庫羅斯的神義論，是希臘宗教思想的精華。本文旨在探討埃斯庫羅斯神義論的內涵與意義。在希臘宗教中，神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是人類命運的主宰。埃斯庫羅斯通過對神的描寫，展現了神的偉大與神義的深奧。他的神義論，不僅是宗教思想的反映，也是人類對命運與正義的深刻思考。本文將從埃斯庫羅斯的悲劇出發，分析其神義論的內涵與意義，並探討其在希臘宗教思想史上的地位。

## 《奥瑞斯忒亚》与政治生活的起源

尼科尔斯(David K. Nichols) 著

黄旭东 译

不能共同生活或因自足无此需要者,便不是城邦的一部分,它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sup>①</sup>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政治人;人性一旦逾越城邦,则必然变为兽性或变为神性。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教育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说上:人具有社会性是因为人的位置介于兽、神之间。不过,有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几乎未有考察——我们发现,是希腊戏剧而不是希腊哲学对政治生活的界限做了最直接的思考。因此,本文将考察在埃斯库罗斯《奥瑞斯忒亚》(*Oresteia*)中所呈现的政治生活的起源与限度。它将表明,悲剧为政治生活所必需的血气(*spiritedness*)和中道(*moderation*)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

---

<sup>①</sup> Aristotle,《政治学》(*Politics*), Ernest Barker 译(Oxford, 1969), 页6。[译注]中译参见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 颜一、秦典华译(人民大学版, 1997), 页7。

三连剧的第一部《阿伽门农》(Agamemnon),场景设置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sup>①</sup> 诱拐海伦、牺牲伊菲革涅亚(Iphigenia)以及漫长严酷的特洛伊战争,都为这部剧提供了背景。<sup>②</sup> 守望人给出一个希望,阿伽门农归来将预示暴力过去的终结和秩序的恢复。然而,这样的愿望是徒劳的。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的意图不久就显明了。<sup>③</sup> 她杀死了阿伽门农,流血继续发生。

起先,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行动动机看来是要为伊菲革涅亚的被牺牲报仇。她以男子气的行动捍卫自己的家。<sup>④</sup> 克吕泰墨斯特拉相信,阿伽门农牺牲他们的女儿是为了他自己的骄傲。他要为公共行动,拒

①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引文皆出自 Aeschylus,《阿伽门农》(Agamemnon)、《奠酒人》(The Libation Bearers)和《和善女神》(The Eumenides), Hugh Lloyd - Jones 译(Englewood Cliffs, N. J., 1970)。[译按]引文中译基于援引英译且参考罗念生译本,见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二卷(上海人民版,2004)和补卷(上海人民版,2007);陈中梅译本,见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集》,陈中梅译(辽宁教育版,1999);缪灵珠译本,见埃斯库罗斯,《奥瑞斯忒亚》,灵珠译(上海译文版,1983)。

② [译注]《阿伽门农》以阿伽门农从特洛伊战场凯旋开场。历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起因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了阿伽门农的弟弟墨涅拉俄斯(Meneleus)的妻子海伦。阿伽门农在出征前不惜将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祭献给女神阿耳忒弥斯,以求女神不再发出逆风。

③ [译注]克吕泰墨斯特拉,阿伽门农的妻子。

④ 有几处暗示了克吕泰墨斯特拉的“男子气”。剧始,守望人说“此乃夫人的意志,混合男子的雄心”(《阿伽门农》,行 11),这个夫人即指克吕泰墨斯特拉。往后,歌队勉强接受了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说法:阿伽门农已经平安归来。在行 487,歌队说:“女人制定的法则太容易使人听从、传布得快,可是女人嘴里说出的传谣也消失得快啊”,但克吕泰墨斯特拉的“传谣”经证实是确凿的。正如克吕泰墨斯特拉自己所说,她的智力“不是一个小女孩的”(《阿伽门农》,行 276)。再往后,阿伽门农一回家就注意到克吕泰墨斯特拉的举止没有女子气(《阿伽门农》,行 940)。Hugh Lloyd - Jones 认为,当把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Pepelope)对勘(《阿伽门农》,页 1)。珀涅罗珀一边期盼着丈夫平安归来,一边在家里搞编织。她是典型的女人。而讽刺的是,克吕泰墨斯特拉倒是声称,正是为捍卫女人所关切的家,她才站在自己的立场反对阿伽门农。不过,既然“如此好斗,绝非女人的心肠”(《阿伽门农》,行 940),为了斗争,尤其要想斗过阿伽门农,她便必须拒绝女子气。



绝来自家庭的私心。克吕泰墨斯特拉的态度并非不可取。为报复诱拐弟媳所付出的代价太大,自己的女儿被牺牲了。诉诸至亲的家庭和为兄弟诉诸正义无疑都是合法的,只是两者相较,似乎前者更出于自然,后者更出于荣誉。

然而,埃斯库罗斯表明,对于牺牲伊菲革涅亚,这一点克吕泰墨斯特拉不能理解。诚然,阿伽门农为了他的骄傲必须牺牲伊菲革涅亚,但他的骄傲并不否认自然,就像他的骄傲并不否认诸神一样。诸神动怒,不是因为他抛下家室去打仗。诸神鼓励他为公共行动,因此绝不会反对他去打仗。女神阿耳忒弥斯动怒,是因为阿伽门农扬言,他的射箭技艺甚至超过了她。<sup>①</sup>阿伽门农没有认识到,自己与神有着质的差别。阿伽门农完全没有将牺牲伊菲革涅亚看做值得自豪和于己有利的。他“受了强迫戴上轭”,残杀了“他家中的骄傲”(《阿伽门农》,行 208)。他的孩子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伊菲革涅亚的牺牲只不过表明,一切必须如此。

克吕泰墨斯特拉仅仅看到,阿伽门农杀死他们的女儿,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她从自然而不是神的角度确定自己的立场。因此,她报复了阿伽门农有违自然的罪行。但她的行动并非仅是私人行动。抛开她对埃奎斯托斯(Aegisthus)的接纳,就无法理解她对阿伽门农的拒绝。<sup>②</sup>我们必须把先前发生的事情与后来埃奎斯托斯的登场联系起来看。克吕泰墨斯特拉起初的“男子气”可能并不是自发。事实上,埃奎斯托斯声称,这场谋杀是因为他要报复阿伽门农的父亲犯下的罪行。他不过是把克吕泰墨斯特拉当作复仇工具,因为“欺诈由女人负责,自不待说”(《阿伽门农》,行 1636)。这样,随着埃奎斯托斯的登场,克吕泰墨斯特拉所

① 参见 Hesiod,《塞浦路斯》(Cypria),见 *The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a* (New York, 1926),页 493。阿耳忒弥斯把风暴带到奥利斯(Aulis)阻挠阿伽门农出征,因为阿伽门农曾吹嘘他射箭的技艺甚至超过自己。

② [译注]在阿伽门农出征期间,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埃奎斯托斯通奸。埃奎斯托斯是堤厄斯忒斯(Thyestes)的儿子,而堤厄斯忒斯是阿伽门农的父亲阿特柔斯的弟兄。埃奎斯托斯要杀阿伽门农源于早先阿特柔斯和堤厄斯忒斯的争斗。参见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二卷,前揭,页 250。

关切的东西就弱化了。一个看似只是私人的复仇行动具有了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行动导致了僭政的建立。<sup>①</sup> 克吕泰墨斯特拉不再那么自信从容地言谈了。相反,她警告歌队他们只得默认并满足于新秩序,“这是一个女人的说告”(《阿伽门农》,行 1661)。女人缺乏独立行动的能力。新建立的僭政只能由奥瑞斯忒斯(Orestes)归来终结。

《奠酒人》(*The Libation Bearers*)讲述了奥瑞斯忒斯归来。克吕泰墨斯特拉为女儿的死报了仇,可也杀死了儿子的父亲。阿波罗告诉奥瑞斯忒斯,奥瑞斯忒斯有责任为父亲的死报仇。然而,这伴随着一个根本问题:要替父亲报仇,就必须杀死母亲,而儿子与双亲有着同样紧密的血缘。不过,奥瑞斯忒斯还是以父亲之名行事。某些因素致使他打破双亲关系造成的两难。除了受到阿波罗的怂恿,他自己的男子气也已足以使他这样去做。和克吕泰墨斯特拉不同,奥瑞斯忒斯还从政治角度看待罪行。<sup>②</sup> 他不希望“让世上最荣耀的城邦的公民……听命于一对女子的使唤”(《奠酒人》,行 303)。<sup>③</sup> 奥瑞斯忒斯杀死了“两个僭主……他们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奠酒人》,行 972)。但他的行动没有终结流血。奥瑞斯忒斯激起了复仇女神(Furies)的愤怒。我们还得继续寻找摆脱这一暴力世界的途径。

《和善女神》(*The Eumenides*)使终结暴力成为可能。复仇女神追

① 我们应该还记得,早先阿特柔斯和堤厄斯忒斯之争并不仅是王权争夺问题。在古代,争斗不分公私。这一含混或许正指向僭政的特征:只遵从唯一的行动原则,排斥在不同行动领域的区分。公私之分与僭政是不相容的。

② 不应当把这三个理由看做是对立的。每一个理由都暗示了人要超越抑或征服自然的一个面向。这也曾推动阿伽门农的行动。

③ 奥瑞斯忒斯对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埃奎斯托斯的描述看似与我之前对克吕泰墨斯特拉“男子气”的讨论矛盾。但我认为,这不矛盾。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能彻底明白阿伽门农之死。起先,是一个男子气的克吕泰墨斯特拉在捍卫自己的家。之后,我们发现,克吕泰墨斯特拉表面上的男子气可能只是在替实际操控者埃奎斯托斯打掩护。而奥瑞斯忒斯暗示,埃奎斯托斯其实并不见得比克吕泰墨斯特拉更有男子气。埃奎斯托斯不是一个战士。他隐藏在女人身后,甚至让她来杀人。当克吕泰墨斯特拉以家的名义像男人那样行动时,埃奎斯托斯却为获得权力像女人那样行动。男女的含混表现了之前提到过的公私含混的一个方面(参见页 6 注①)。这一中性化或均质化导致了家的毁灭(阿伽门农的家)和僭政的建立。换句话说,它致使公私两方面完结。

赶奥瑞斯忒斯是要报复奥瑞斯忒斯有违自然的罪行。“她们缘恶而生”(《和善女神》,行 71)。惩罚奥瑞斯忒斯是复仇女神的职责。然而,履行她们的职责便意味着要了断奥瑞斯忒斯的生命并终结他的家族。复仇女神捍卫自然却最终导致生命的灭绝。理论上讲,这般冤冤相报是没个头的。

阿波罗替奥瑞斯忒斯想了一个办法:他拿动物而不是人来祭献,这样给奥瑞斯忒斯净罪,然后带他去见雅典娜,以解决奥瑞斯忒斯与复仇女神的冲突。<sup>①</sup>阿波罗指出,自然的诉求或许要受到理性的制约。作为智慧女神的雅典娜将检视复仇女神的做法。

雅典娜拒绝由她自己裁决,而是让她最好的公民组成陪审团进行裁决——因此,她提出的办法比阿波罗的更为激进,神的智慧让位于人的理性。论辩双方各自向陪审团陈述案情。复仇女神声称,倘若奥瑞斯忒斯被判无罪,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像他那样肆意胡为”(《和善女神》,行 495)。<sup>②</sup>复仇女神是对人有限却又必要的制约。她们不惩罚克吕泰墨斯特拉,因为她杀的人和她没有血缘。复仇女神只追究人有违自然的罪行。杀害自己的血亲即是否认自己与自然的联系。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奥瑞斯忒斯的处境中,自然相互冲突。

阿波罗替奥瑞斯忒斯的辩护基于自然的单一性(simplicity)。阿波罗声称,“母亲不生出所谓的‘血脉’,她不过是一位保姆,照料新栽人的种子”(《和善女神》,行 657)。雅典娜自己就是这一论断的明证。<sup>③</sup>

① 拿动物而不是人来祭献这点颇为重要,因为它暗示,人与人之间除了不断流血冲突,还有其他选择。我们应当把这一祭献区别于特洛伊战争中的牺牲即“没有火”的祭献(《阿伽门农》,行 71)。火是人技艺的象征,而战争中非技艺性(artless)的祭献是荷马式的世界即充斥自然暴力的世界的特征。

② 引自《埃斯库罗斯第一卷:奥瑞斯忒亚》(Aeschylus: *Oresteia*), Richard Lattimore 译(Chicago, 1953)。按字面翻译应当是,“这样会使得这杀母的罪行,随随便便就与一切道德吻合”。

③ [译注]据赫西俄德讲,雅典娜诞生于宙斯的头颅。宙斯的第一位妻子女神墨提斯(Metis,意为智慧)怀孕时,他担心妻子生下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孩子,便听从乌拉诺斯和该亚的劝告,把墨提斯吞入腹中。但胎儿在宙斯的头颅里继续成长。后来,赫淮斯托斯用斧子把宙斯的头颅劈开,于是雅典娜就出生了。参见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版,1991),页 51-53。

然而,陪审团无法裁决这个案子。他们是人。在他们看来,父亲和母亲都与自身有联系。他们既参照自然的诉求也参照理性的制约。他们的自然断裂了。投票表决未能达成一致([译注]陪审团的人数是双数)。

雅典娜只得仲裁。她站到奥瑞斯忒斯一边,因为她不是女人所生,而且她“在一切方面支持男人”(《和善女神》,行737)。<sup>①</sup>于是奥瑞斯忒斯和他的家族得救了。自然的诉求受到理性的制约。雅典娜的判决使人避免踏上必然毁灭之途。雅典娜还暗示,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己掌控行动。她呼请陪审团统治这个城邦,让它长治久安。“公民们,既不涣散,也不专权,这是你们要捍卫和尊重的原则”(《和善女神》,行696)。但是,政治生活之所以成为可能,不过是因为雅典娜肯定了男人至上,或者说,理性至上——没有这一论断,冲突仍将存在。

必须补充的是,这部剧并没有以奥瑞斯忒斯被判无罪结束。雅典娜没有仅仅强调自己的意志而全然质疑复仇女神。复仇女神展现了人激情的一面,这与自然联系得最直接。她们的诉求不容忽视。不过,雅典娜劝服她们接受一个新角色。<sup>②</sup>她们将居住在大地,促使大地富饶。她们仍然负责提醒人去记得自身的自然起源,但这一提醒将采取积极而非消极的方式。自然不是简单地被征服,而是被改造了。

## 二

然而,我们或许应该怀疑一部悲剧竟有完满结局。埃斯库罗斯所给出解决人冲突的办法,可能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简单成功。雅典娜站在男人的立场规定公共生活统辖私人生活、理性掌管激情。允诺了

<sup>①</sup> [译注]原文是,“除了婚姻,我在一切方面支持男人”,这一限定似乎不容忽视。

<sup>②</sup> [译注]于是复仇女神(the Erinyes)变为和善女神(the Eumenides)。陈中梅将第三部剧名译作“善好者”,缪灵珠译作“福灵”。在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同样犯有弑亲之罪的俄狄浦斯,来到了当地被称作慈悲女神的复仇女神的圣地(《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行42)。名称的改换意味着某种和解。

这样的统治,人得以摆脱自然需求的掌控,并且能够一定程度把握自己的生活。但我们必须追问,埃斯库罗斯是否为这样的统治提供了足够的基础。

仅仅通过否定女人在生育中的地位,奥瑞斯忒斯才幸免于难。这一否定因为雅典娜的存在而获得了正当性。但是雅典娜可以作为人的榜样吗?倘若人可以成为神,那倒是无妨。既然没有生母,雅典娜便不可能杀死自己的母亲。人冲突的缘起很复杂,而神的单一性(divine simplicity)可以超越这种复杂。然而,并没有不打娘胎出的人,只有不是女神生的神。陪审团惩赦票数持平验证了人的复杂性(man's complexity)。这带出一个疑问:神解决了人的问题,但这一办法是否有效?

惩赦票数持平,暗示了这部剧所给出的解决留存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尽管雅典娜建立了一个由人组成的陪审团,但他们并没有起支配作用。那些人经证实不具备行动的能力。审判的情形使我们联想到喜剧。<sup>①</sup>他们行动,仿佛他们确实掌控了那些显然并不在他们力量范围之内的大事。陪审团的失败最直接地表明,在这部剧中,人相对而言无足轻重。人的冲突可能不过反映出更重要的冲突:年轻神与古老神的冲突。一边是年轻的阿波罗神,他让奥瑞斯忒斯为父亲的被杀报仇,一边是古老的复仇女神,她们要为克吕泰墨斯特拉的死报仇。这样看来,似乎人的冲突基本上从属于年轻神与古老神的冲突。

正是由于神的冲突,统治问题才在这部剧中受到最直接的重视。雅典娜把政治统治作为暴力征服的替代品给予人。政治统治可以使人克服兽性不断流血的境况。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统治的建立依靠雅典娜的干涉。政治统治并非起源于人。它是神给人的礼物。然而,来自神的起源可能并不比直接由人解决更稳妥。

传统上讲,诸神冲突同样是靠暴力解决。克洛诺斯阉割了父亲乌

<sup>①</sup> Anne Lebeck,《奥瑞斯忒亚》(*The Oresteia*, Harvard, 1971), 页 135。

拉诺斯；宙斯捆绑了父亲克洛诺斯。<sup>①</sup>但埃斯库罗斯试图模糊统治的暴力与非暴力。正如《阿伽门农》歌队所唱的那样，埃斯库罗斯设想了一个世界，在那里，人既不“劫扫城市”，也不“遭受掠夺”（《阿伽门农》，行472）。三连剧结尾，雅典娜安置复仇女神，这很可能暗示这一设想的实现。

然而，最终的安抚不是毫无问题。诚然，年轻神与古老神的冲突业已解决，但年轻神在此剧伊始便占有优势。复仇女神不过是受了雅典娜的怜悯。最终她们的诉求与其说是建立在属于她们自身的独立基础上，倒不如说是在雅典娜的宣称中才得到承认。这一“解决”多少类似于放逐。和克吕泰墨斯特拉在《阿伽门农》剧末表现得一样，复仇女神女人气地选择了屈服，而不是更为暴力的征服。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雅典娜在未来不能轻易选择漠视她们的诉求。剧末，雅典娜对复仇女神的关心看起来就很多余——那不过是追认罢了。

在人的古老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与神的统治问题类似的情况，而这隐匿于幕后。三连剧从一开始便是中介。在《阿伽门农》中，当下的问题不断使我们想起，这些问题与往昔冲突的关联，尤其阿特柔斯和堤厄斯忒斯的争斗。倘若考虑到这层关联，那么要有一个真正完美的结局，便必须得能解决古老争端中诉求的冲突。

格瑞夫茨(Graves)讲，阿特柔斯成为国王，是因为他有一只产金羊毛的羊。他的兄弟堤厄斯忒斯为得到那只羊，引诱了皇后阿厄洛珀(Aerope)。作为报复，阿特柔斯杀死了堤厄斯忒斯几乎所有的孩子，仅留下一个，并且把他们肢解炖熟，拿来喂那仅存的孩子。那仅存的孩子正是埃奎斯托斯，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同谋。<sup>②</sup>

剧中，类似的问题还不会马上引发危机。奥瑞斯忒斯没有兄弟。但存于兄弟间统治的问题，揭示了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兄弟间的诉求很难区分。他们似乎理应平分父亲的遗产。雅典娜建立民主制，正是以期处理这类平等的政治诉求。然而，我们知道，统治根本上无法分

① Robert Graves,《希腊神话》(The Greek Myth, New York, 1959)第一卷,页37-44。

② Robert Graves,《希腊神话》,前揭,第二卷,页43-48。

割。民主制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缺少必要的统一。古老的冲突,恰恰揭示了剧作最深层的问题。倘若这一冲突不得到解决,那么人还是注定要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和专制的世界。

### 三

总之,埃斯库罗斯确实给了人一个合乎逻辑的希望,但问题的解决并不简单牢靠。埃斯库罗斯没有只给我们讲阿特柔斯和堤厄斯忒斯,他也讲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阿伽门农没有引诱兄弟的妻子,而是加入到申讨诱拐海伦者的战斗。面对共同的敌人,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甚至可以共同掌管阿耳戈斯的军队。他们的协作超越了古老的冲突。某种程度上,这部剧的目的,即是要证明这一协作基础的正当,并且延展协作的基础。

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仅仅是一个开端。他们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仍然无法兼顾公私。两个维度有着根本的冲突。身为战士的男人,与干编织活的女人所关切的并不相同。<sup>①</sup>埃斯库罗斯试图在战士和编织者间建立一个平台。重新定义的公共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在此之上,战士和编织者的冲突可以得到调和,他们都会认识到保有这一平台的必要,并且愿意保有它。

然而,我们指出过,剧中“政治”的解决办法存在根本缺陷——它

<sup>①</sup> 剧中既没有战士也没有编织者。正如前注所言(参见页5注①),克吕泰墨斯特拉显然和珀涅罗珀相对。尽管阿伽门农无疑是一名战士,但我们在剧中看到的是一个希望最终过上平和日子的归家男人。因此,这部剧展现的是战士和编织者的缘起。

进一步划分公私,就要远离暴力专制的世界(参见页6注①)。然而,剧中的问题在于,这两方面在原始的设定里便是对立的。男人追求战争的荣耀,女人寻求平和的家庭生活。需要有一个基本原则来调和这两方面。Saxonhouse认为,女人需要立足公共的男人庇护,男人需要女人为战士提供一个共同体。《奥瑞斯忒亚》延展了建立这一平台的可能,基于这一平台,双方可以共存而不彼此破坏消解。

有关战士和编织者的深入讨论,参见 Arlene Saxonhouse 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 1976 年年会上宣讲的论文《男人,女人,战争和政治:欧里庇得斯与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家庭与城邦》(Men, Women, War and Politics: Family and Polis in Euripides and Aristophanes)。

是无力的。这一无力只是凭靠否定某些诉求才得以克服。阿特柔斯与堤厄斯忒斯之争,以埃奎斯托斯的死及堤厄斯忒斯一脉的终断结束。父亲诉求与母亲诉求的冲突,以舍弃母亲的诉求解决。每一次都是凭靠谕令才终止流血。

不过,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报复奥瑞斯忒斯与其他复仇行动不同。倘若没有复仇女神的干涉,奥瑞斯忒斯本已终止了流血。与剧中其他复仇相比,复仇女神对奥瑞斯忒斯的追赶是独特的。过去所有复仇都是由人直接执行,而复仇女神不能不说有点儿类似良心。她们在剧中化身为人。对奥瑞斯忒斯更直接的威胁,似乎并不是复仇女神会破坏他身体的康乐,而是折磨他的心。奥瑞斯忒斯无法忘记自己犯下有违自然起源的罪行。他的头脑中,这一切依旧栩栩如生。于是,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奥瑞斯忒斯的问题,那便是遗忘。

阿波罗或许正是奥瑞斯忒斯的榜样。剧中,阿波罗获得至高的预言能力,据说采取了相当和平的方式,而在剧作之外的绝大多数记载中,他靠暴力升位。<sup>①</sup> 埃斯库罗斯暗示,尽管过去发生了暴力,而且影响我们当下的命运,但我们还是可以权且当它没有发生过。自然的两面性,使奥瑞斯忒斯有违自然地杀死自己的母亲。除了选择否定母亲抑或否定自身,别无他路。母亲的行动夺去了奥瑞斯忒斯在世上的位置。想要重整自己世界的秩序,他便必须行动。倘若不行动,他将被家或城邦遗弃,永远流离失所。然而,一旦既意识到自己行动的必要性,又意识到它的肮脏,奥瑞斯忒斯便无法保持清醒。遗忘只能部分解决剧中的问题。根本上讲,相较眼下奥瑞斯忒斯的问题,遗忘也许对解决阿特柔斯与堤厄斯忒斯所引发的问题更管用。忘记古老的罪行,比忘记新近的母亲弑父要来得容易。倘若没有雅典娜的肯定,阿波罗的例证是不充分的。最终的问题仍然在于,否定女人能否成立。

我们已经讲过,男人与女人的冲突表面上解决了,但其实并不令人满意,因为那是神而不是人的解决,甚至神的解决也比它乍看上去要复杂。问题的解决基于否定女人,而否定女人又出自女神雅典娜。

<sup>①</sup> Robert Graves,《希腊神话》,前揭,第一卷,页76-77。



宙斯生了一个孩子,尽管不是和女神所生,但那孩子是女的。事实上,掌控这部剧结局的是雅典娜。然而,女神雅典娜却主要表现男性特征——理性、决断以及公共精神(public-spiritedness)。究竟在什么意义上,雅典娜是女子气的?

我们可以在雅典娜对复仇女神的态度中找到答案。雅典娜袒护奥瑞斯忒斯,似乎从根上斩断了复仇女神诉求的基础。但从雅典娜统治的方式看,她终究还是给女人留下一席之地。雅典娜并不残暴。她靠劝服统治。只有劝服和遗忘结合,这部剧才会完满。必须遗忘暴力的过去,因为这样,新秩序才能够得以建立。

建立新秩序或许要靠发展人的理性。剧作伊始,人的知识仅以经验为依据。人仅仅能够凭靠感觉感知对混乱的世界做出反应。阿波罗替奥瑞斯忒斯辩护,基于要遗忘这一向我们展现的世界。建立秩序靠抽象论断而不是现象本身。这样理性便不再被动:它不再只是被迫接受理性感知到的世界,而是在构建世界的过程中起作用。但我们一定还记得,抽象不可能整全。这正是雅典娜用劝服而不是仅凭决断统治的原因。要真正解决男人与女人的冲突,需要我们既规划自然又不毁灭自然。

如此才能使民主制少一些问题。领袖靠劝服引导民众。他为统治提供必要的统一,同时又保留自然差异。于是公共生活兼具过去私人生活的温和与公共生活的强硬。结合温和面,强硬面才保有一个参差的整体而不是去弭平。共同体和家似乎联系得更紧密了。通过婚约,女儿离开自然家庭,建立自己的新家。伊菲革涅亚的牺牲其实隐喻女儿的牺牲,女儿在共同体中相当重要。

然而,恰恰由于共同体至关重要,它才常临险境。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嫉妒,抑或阿伽门农的骄傲,都会威胁共同体。共同体在某些关键点上不是天成的。应当指出,共同体的命令并不都合法。这即是为什么在埃斯库罗斯笔下,人的统治是喜剧的。埃斯库罗斯的喜剧性场面温和地提醒人,人是不完整的。这也是复仇女神继续存在的理由。复仇女神不再主张以人的暴力行毁灭,但她们可以以贫瘠代之毁灭人。她们的存在指向人自然的上限。人摆脱了兽性,却并不能够享有